

【流光碎影】

富贵花园东流水

□李耀曦

东流水古称船巷，顾名思义，彼时街巷之间可通舟楫，颇有江南水乡的味道。后来称为东流水，乃因此地名泉荟萃，夏日群泉竞发，东流护城河而得名。

林圃莲塘、溪流如织的东流水，一向为济南园林之胜地。昔之私家名园，有贤清园、朗园、徐园、张家园等。俗话说，有水就有财，泉源即财源。西门外水源富集的东流水一带，遂成为济南府民族工商业崛起的发祥地。



清末民初西门外之东流水

老济南西门外有处极富动感与诗意的地名——东流水。

东流水古称船巷，顾名思义，彼时街巷之间可通舟楫，颇有江南水乡的味道。后来称为东流水，乃因此地名泉荟萃，夏日群泉竞发，东流护城河而得名。

林圃莲塘、溪流如织的东流水，一向为济南园林之胜地。昔之私家名园，有贤清园、朗园、徐园、张家园等。当年徐园门口镌刻了一副楹联，曾被世人传颂一时，其曰：“水向东流，城北徐公今吏隐；迎门西爽，济南名士半湖居。”

此联出自徐园主人徐世光本人之手笔。徐世光就是徐世昌的胞弟。当年兄弟两人同时中举，胞弟名次在前，后来胞兄进士及第，官至前清翰林，袁世凯天津小站练兵，徐翰林为其营务处总管。徐世光中举后却屡试不第就此止步，只好掏银子捐了个府事同知（副职），因与袁世凯的亲密关系，被袁氏奏请补实缺为青州知府后又调任济南知府。“今吏隐”是说才高而官小，但时运不济，只得隐于下位。徐氏这副对联孤芳自赏自唱自叹，显然有些壮志未酬的牢骚，不过我们却可凭此想见早年东流水一带景象。

袁世凯升任直隶总督，周馥接任山东巡抚。账房先生出身的周馥在距徐园不远处设立铜元局铸造铜元，东流水开清

末币制改革之先河。翌年周馥又与袁世凯联名奏请济南自主开埠。开埠之后官僚们纷纷下海经商（时称职商），民间草根精英也趁势而起，官民同张民族工业大旗。俗话说，有水就有财，泉源即财源。西门外水源富集的东流水一带，遂成为济南府民族工商业崛起的发祥地。

济南最早兴办的一些机器工厂与手工作坊，如宏济堂阿胶厂、丰年面粉厂、泮源造纸厂、双合成染布厂、泰祥顺染坊、益丰泰织布厂以及济南电灯公司等莫不兴业于此。是故清末民初以来，无论富商大贾还是达官贵人，便都瞅上了这块风水宝地，纷纷在此选址造宅，修建宅园府邸。老济南人称之为“某家花园”。如今尚知其名者，有孟家花园、夏家花园、何家花园、刘家花园等。其中当以孟家花园为最早。

约在清咸丰年间，孟氏容恕堂在南关后营坊建造了花园式豪宅半弓园，孟氏矜恕堂则在西门外东流水修建了花园式府邸质园。当年两座孟家花园院内都广植花木，后花园内群芳争艳。当时容恕堂在城顶筐市街开设有瑞和祥绸布庄，矜恕堂则在院西大街开设有瑞蚨祥绸缎庄。为配套成龙，民初矜恕堂在东流水质园内开设了一家手工染坊名“瑞蚨祥鸿记染坊”。而容恕堂则早在清末就于后营坊半弓园



上世纪30年代初东流水铜元局后街21号刘家花园

【民间忆旧】

老济南黄土亦如金

□孙葆元

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前济南城一直有一桩卖黄土的生意。人生而离不开土，从泥土中来，又回归泥土。生活也离不开黄土，居家过日子买黄土干什么？和煤烧。

那个时候没有煤气，没有液化气，也没有蜂窝煤。煤店卖的煤要么是煤块，要么是煤末。家里富裕点的买煤块烧，拮据点的就买煤末烧。煤末填进炉膛就往下落，炉算子兜不住碎末，炉中自然不起火，就需要把煤末拢成块状，黏合物就是黄土，老济南人管它叫“生土”。这是因为黄土有黏性，一般的泥

土不行，地表的土经过种植翻动，在氧化中失去黏性，派不上用场。

黄土和煤的比例一般是一比三，三份煤末加一份土。把煤末圈开，中间加黄土如馅，注水充分泡成泥，使用铁锨混合。没有窍门，这是个力气活，家有后生多被叫来出这把力。黄土和煤末和匀，摊在地上抹平，再划出方格如砖，晾晒若干日，翻开即成煤饼，老济南人管它叫“扎子”。“扎子”摆成堆，便是居家过日子的燃料了。家家户户都离不开“扎子”，除非你不在家开伙。幸亏

那时住院子，如果住楼房麻烦就大了，没有地方存放这些占地方的“扎子”啊。

“扎子”催生了黄土的买卖，卖黄土的拉一地排车，装一车土满街吆喝。有买土的，卸到大门外，并不负责运进院子。一车黄土一元钱。那时的一元钱可是值钱，怎么才能说清楚呢？打个比方说吧，白面才一毛八分五厘一斤，你就知道黄土有多金贵了。不是黄土值钱，是力气值钱。买下黄土，又得在院里堆成一个堆，用砖围好，防止雨水冲刷流失。于是院子里又增加了一堆东西，要不怎么叫“大

杂院”呢！

卖土人的黄土取自城墙，那时济南城的城墙还没有拆除，城的夯土全是黄土，城墙的砖早被人拆走，土城宛如一条黄龙伴着护城河横亘在城东，有一种残垣的美。取土人就在城墙根处刨挖，刨出一个个洞窟，常常听说上面的土层塌下来砸死人，可是这个生意一直有人做。济南的老城有一半是被烧掉的，我常常这样想。以后出现了煤球，又出现了蜂窝煤，才终结了烧“扎子”的时代，黄土的生意也随之被终结了。



老济南凡遇丧事，虽门第不同，贫富不一，却都很郑重。无钱的借钱，有钱的更是不吝铺张，大讲排场，以“恪尽孝道”。

就小康之家来说，“老的”一“倒头”，须先物色一位“总理”。这可以在亲戚朋友中找，也可由熟人推荐。“总理”要熟知礼数，见多识广，交际上“路路通”，办事圆滑周到者才行。当年，东城的程四爷、沈吵吵子（当面则称“沈老伯”）、陈富庆等都是给人办红白喜寿事的老手。他们能让事主少花钱多办事，又很“场面”。孝子要亲自上门磕头，才能请出“总理”，事后总要送上一份礼或一桌酒席。

【口述城事】

济南的旧时丧礼

□张稚庐

昔年，天地坛南口有一条东西向的小街，名“升官街”，济南的棺材铺都集中在路北，多至数十家。这里既有五六元一具的“薄匣子”，也有上千元的楠木棺，大多是数百元不等的柏木棺。

一般来说，济南人是在家停灵七天，第八天出殡。不过，有的老派世家，停灵时间较久，甚至到翌年才择吉出殡。出殡，亦称“开吊”，亲友毕至。一大早，院子里已摆开祭桌，挂上白缎子蓝绣花“桌头”，桌上有亡者的照片、神主、香炉、蜡台、供品等，桌前铺一块地毯，桌后悬着素花缎子孝帷。天井席棚高高的四壁上，挂满亲友送的挽幛，多是绦罗绸缎，大小如一席被面，还别着白纸黑字，大抵是“驾鹤西游”、“玉楼赴召”之类。大门的门洞里早有一班吹鼓手在伺候了。二门口站着个长班，旁有一鼓，男吊客到来，吹鼓手吹起唢呐，长班敲三声鼓，嘹亮地喊一声：“答礼呀——”这时院子中跪着的孝子们便呜呜唧唧地哭起来。待男吊客鞠躬或磕头致奠后，遂由一长班引带客人去男宾屋里喝茶吸烟。至于来了女吊客，则只奏乐不敲鼓。这时灵柩两边的地上铺着苇席——取“寝苫枕块”的古意。上面匍匐着几位女眷，同时也大放悲声。从前妇女们每每哭起来，都拿腔捏调，嘴里还含混不清地念叨着什么。

一来吊客就奏乐，一直持续到快晌午11点才开饭。饭后不一会儿，只听长班又嘹亮地喊道：“扫福啦！扫福啦！”这意味着要起灵了。杠夫拥进灵堂。一切就绪后，一执事高喊“吉时已到”，居首孝子遂将一个黑盆子向一块包着白纸的大方砖上摔去，砰的一声，犹如一声号令，顿时进发出一片号啕……灵柩抬出大门，落于已扎妥的大杠上，用绣花被子盖住棺材，再罩上像小屋子似的玻璃棺罩，而后起杠。孝子弯着腰，拄哭丧棒，由长班架着哀哭，缓缓而行。女眷则在棺后唱哭。

出殡行列中，幡盖仪从更是五花八门、光怪陆离。有什么飞龙旗、飞凤旗、飞凤旗、经车楼子、蓝白楼子、蓝白轿子（罩亡者神主）、香亭楼子、匾楼子……浩浩荡荡，招摇过市。若遇到亲友送“路祭”——在街上摆开祭桌，供上古董花瓶、香炉之类，秋天则供白、黄菊花，一路走走停停，快到圩子门，有的在东舍坊玉皇宫，有的在朝山街星宿庙，才由孝子磕头谢客，请亲友不再远送。遂卸大杠，改为“一条龙”出城去坟地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反对铺张浪费、提倡移风易俗，1954年以后，这种带封建色彩的丧礼已逐渐在济南消失。